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毛詩注疏附校勘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丁仁煒署檢



光緒甲辰季秋影阮
氏文選樓原刻本遵
殿本重校附校勘記
點石齋印書局發行

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
劉炫毛詩述義爲棄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
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說惟篇在梁陟彼帖兮勿翦勿拜惟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
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
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
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宋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
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鬬遂併毛鄭而棄之
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始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
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萬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盡一自唐後至今鈔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謬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元舊按本授元和生貪顧廣圻取各本按之元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 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南宋石經殘本

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存十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周南召南小雅大雅下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幾章幾句及風雅

頌後總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秦檜跋語第一石周南起至報我不述比第二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三石悠悠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豹比第四石襄自我人究究起至輶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芣苢起至青青子佩止第六石好之鍾鼓既設起至我獨居憂比第七石毛取其血膏起至經營四方何草比第八石不元何人不奔起至于時言于止第九石入觀以其介圭起至薄言駟者有騶有比第十石駢有騶有維起至末字體小楷書凡遇避諱字皆本字缺筆如宣作辟貞作貞嚴作嚴桓作桓竟作竟恒作恒估作估慇作慇又作慇微作微穆作穆朗作朗姑作姑欽作欽頑作頑極椒聊碩大且鶯鶯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來鬻皆與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猶爲善本及古者宜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自召南鵲巢箋爵位故以與焉爵字起至鄰風之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義或脫或不同又云昔議者以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淵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分谷風篇不以我能備非誤倒即誤衍又昔育恐育鞠脫下育字毛傳有鞠之有訓長鄭箋昔育之有訓釋云昔幼穉時恐至長老窮匱無下育字則與傳箋正義不合此經文之誤也傳文如草蟲篇早蠶蟻蠶也今所傳各本釋文所引韓詩增入也羔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鵠不辨自明有沈曰蘋浮曰藻六字與物理不合是據釋文所引韓詩增入也羔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鵠不辨自明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采蘋篇蘋之言實也實乃賈之窮行露篇不以角乃以味乃味之鵠野有死麕篇動其佩飾下行貌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為可取今此記舉不錄入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錄考之鄭箋元第如此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皆二十四字第一卷第一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王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 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分經注本第一卷為五第二卷為三第三卷為三第四卷為四第五卷為三第六卷為四第七卷為三第八卷為三第九卷為五第十卷為四第十一卷為三第十二卷為三第十三卷為三第十四卷為三第十五卷為三第十六卷為五第十七卷為四第十八卷為五第十九卷為四第二十卷為四第二十一卷為四第二十二卷為四第二十三卷為四第二十四卷為四第二十五卷為四第二十六卷為四第二十七卷為四第二十八卷為四第二十九卷為四第三十卷為四第三十一卷為四第三十二卷為四第三十三卷為四第三十四卷為四第三十五卷為四第三十六卷為四第三十七卷為四第三十八卷為四第三十九卷為四第四十卷為四第四十一卷為四第四十二卷為四第四十三卷為四第四十四卷為四第四十五卷為四第四十六卷為四第四十七卷為四第四十八卷為四第四十九卷為四第五十卷為四第五十一卷為四第五十二卷為四第五十三卷為四第五十四卷為四第五十五卷為四第五十六卷為四第五十七卷為四第五十八卷為四第五十九卷為四第六十卷為四第六十一卷為四第六十二卷為四第六十三卷為四第六十四卷為四第六十五卷為四第六十六卷為四第六十七卷為四第六十八卷為四第六十九卷為四第七十卷為四

閣本注疏七十卷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明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明監本注疏七十卷用閩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曆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山井鼎考文毛詩陸冊

浦鍾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校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謠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蹟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

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大庭軒轅建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正義曰鄭注中候農省

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

六也大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

記明堂位曰土鼓簫簧篪箛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故注云也

未明堂位而中古謂神農也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故注云也

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故注云也

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摠為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羲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羲女媧

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羲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為大庭為一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故注云也

有故嬰兒孩孺則懷嬉戲弄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故注云也

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簫簧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作笙簧及黃梓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

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據以後之詩因詩為樂其若然詩之樂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

之不足乃承歌嗟歎聲成文謂之詩乃為樂者此未據以後之詩因詩為樂其若然詩之樂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

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者茲歌謳喻之聲也自書契之興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

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諷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

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

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向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註在

詩譜序

風雅則法足彰顯形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
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後稷命百穀之時衆人皆危於飢此時乃得粒食而饒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後稷播黍庶殷時流
傳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百穀之帝日棄黎民阻飢此乃得粒食而饒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後稷播黍庶殷時流
商其文也陶唐之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疏正義曰公劉之明民謂使衣服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
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幽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言三幅出志開厥顧天惟爾多方周堪顧之惟我周
惟我王克堪德被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文武之德光熙前緒其時詩厓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
王季克堪德被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文武之德光熙前緒其時詩厓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
居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詩厓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
總言文武之詩皆並舉周公為文制禮作樂微者歌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須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
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並舉周公為文制禮作樂微者歌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須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
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徵帥學士而歌詠作樂徹者歌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須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
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也以周南召南之頌本而原之其須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
定其篇之大師以道義乃作者名之去取也儀禮鄉飲酒正此等詩昔武王受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風
笙與歌南有嘉魚笙常已歌南山有臺生由饒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九皇南鵲巢桑繁人爲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
鹿鳴四牡皇華各取三篇鄭雅異奏明其先自古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變風雅變雅皆孔子所定
故曰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雅異奏明其先自古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變風雅變雅皆孔子所定
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裏二十九年左傳服
虐傳云據己定錄之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裏二十九年左傳服
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事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抑不尊賢疏以下至刺怨
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事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抑不尊賢疏以下至刺怨
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而立其弟靖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
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亭人是衰閭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
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得以懿王
夷之時郊持性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而夷王以下至哀王身失禮是衡項公仁
不傳賢也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變風之作多

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
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
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闕宮言大
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
也亦在岐山程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有美
陽縣焉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南諡云今美陽縣西北則作杜者誤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
而岐山在岐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
阻也縣云周原無疆董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
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玉璽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璽之諸侯也○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而脩德建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
伯殷之王季之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而脩德建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
伯平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時王季之伯蓋亦八命也○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而脩德建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
伯猶周思曰分陝皇南諡云夏王季則以王季爲雍州伯也文王爲西伯始受主璽相魯皆以爲文王季受命得諸侯之伯南梁伯鄭
不見孔叢之書早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雍州伯也文王爲西伯始受主璽相魯皆以爲文王季受命得諸侯之伯南梁伯鄭
謂文王也○正義曰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尙爲周伯明王季之伯蓋亦八命也○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而脩德建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
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
有二不必皆紂命也○其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之矣江漢之域梁荆豫徐揚之州故尚書註云漢汝墳明是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
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之域梁荆豫徐揚之州故尚書註云漢汝墳明是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
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兗雍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
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有梁青兗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
炎以爾雅之文與周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
以爾雅爲世法又周禮冀幽並於禹貢雖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
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郭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諡云豐在京兆郭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中言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諡云豐在京兆郭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召五成而無所出未可
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此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
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

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已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宋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矢時邁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宋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宋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知屬之使分繁也其得聖人之化者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辨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辨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季聖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季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季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召公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宜作諸侯言王序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召公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宜作諸侯言王序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言召公爲大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二公之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思媚周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宣父事來胥字爰及姜女其餘謂此爲思媚周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應言○文王爲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而王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之意是故召南王之化故稱此如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之意是故召南王之化故稱此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王如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之意是故召南王之化故稱此以詩人之作於後皆以常麟趾關雎騶虞之取世符瑞必臻故大麟趾騶虞於聖人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爲與喻非歎瑞應與前意不其相終始但君子之道風事亦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喻其德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喻其德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王孫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置采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兼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如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如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文與后如接連故言后如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

後三篇有后妃之什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之功所略致者文行化於己自致人草蟲
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以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以兆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
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
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早矣鄭答張遜云布王號然後作歌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有爵土
前已行化遂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有爵土
命其行化遂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有爵土
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公召伯而何彼穠矣經云召伯之詩召伯之功謂武王時伯之後故知二篇皆乃
武王時作非徒在武王之時其功美以為當文武王與紂之行雖述召伯事得為甘棠異時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
趙商問時序義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明誰云文王
與紂之時序義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明誰云文王
文王時也序義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明誰云文王
武王多陳人倫事與風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女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即錄於召南王姬之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伯之後故知二篇皆乃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用樂之鄉人為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召南也風之始
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如樂得淑女無嫉
君妬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之樂以節義序故用之耳王風南
召南則人君房中樂亦歌周南召南路寢之房以入君有妻房中之常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
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苢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
房中樂當用鸛巢宋繁鄭無所謂禮記射義有成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一發五紀喻得賢者多獲為節○正義處
御于君所采蘋取之備調以采菡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繁取夙夜在公為處其一篇之義以爲戒也為節者謂射大莫處
當樂節相應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射義首周哀諸侯並儒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節者謂射大莫處
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此射者以射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諸侯惡其
是被射之言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此作射義者以狸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諸侯惡其
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智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樂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魯謂此是狸首
則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侯知是狸首之辭無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以習禮樂
公封魯諡曰文公召伯之字鄭侯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侯知是狸首之辭無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以習禮樂
子亦世守宋地在王官谷秋時周公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僖九年次會宰周公于葵丘名諡建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可知其
公亦世守宋地在王官谷秋時周公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僖九年次會宰周公于葵丘名諡建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可知其
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宰周公于葵丘名諡建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可知其
日召南周則未聞今為召州之正經則然方無召世者此因諸繫二公故終言之無變風世答曰陳誠且非此所須將以知其缺
省方設欲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之其變風世答曰陳誠且非此所須將以知其缺
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

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
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驪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
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
逼陷惡俗也既驪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狃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
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
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